

671.1443  
084  
110

成安縣志

卷十四上



# 金石

金石文字曰象近於圖曰誌曰記近於史曰箴曰銘曰頌近於經曰表曰題曰書曰欵識近於子集故金石一種除陶鑄性情標揚功德外足以補圖與經史子集之缺而相爲表裏非徒辨蝌蚪篆隸分楷行草之文供考古者摩挲摹覩已也區區黑子如成者所存金石能有幾何況又經歷年兵匪焚掠風霜蝕剝殘缺毀滅自隱於荆棘灰燼中而莫由採訪者哉雖然不可廢也謹就今之所見與昔之所聞者旁徵曲引而載於書勿令與漠漠漳沙永沈沒而不出也則又幸也志金石

万安縣志

# 洪鐘

洪鐘在城東南隅舊懸儒學欵星門內金大定十七年太平興

國禪院鑄

舊縣志

鐘今在文廟東轅門外下馬碑右鈕高二尺勾交四龍身高八  
尺餘圍丈六有奇上鑄字體係周篆惟代遠年湮風霜剥蝕字  
迹模糊不克辨識一憾事耳

# 銅像

銅像在縣黨部院內廚房東土房中南向金身丈二依然巍巍  
綠锈班班雅然可觀惟下身缺損年久無考

# 圓照寺鐵佛

圓照寺舊有銅佛一鐵佛二均坐像舊志露敍民國四年就寺興學將佛像揜送城南匡教寺

大士居鐵像

大士居在城西北隅圓照寺南破屋三楹北向中有大士三鐵像

石獅

石獅在儒學前門左右元泰定三年二月辛未日彭城趙氏置  
溢源石匠史通造舊縣志

獅現踞高初級小學校之體育場門左右左依然如故右失去上身年久無考

霍宏泰造石浮圖銘

心經石刻 唐相州成安縣霍宏泰造石浮圖銘並心經正書

太極元年二月在城西郎堡圓銘寺

金石分  
域編

圓銘寺在城西十二里郎堡村唐太極元年壬子二月十三日

建有古柏石浮圖俱千年遺蹟

縣志

按查圓銘寺舊址在北郎堡寨東門外一片瓦礫土邱隆起

古柏無存石浮圖依然矗立於荒煙蔓草中高約五六尺石

刻字迹至今猶存其銘序有云欲使都人士女見靈刹而虔

恭闋闢簪纓觀靈臺而景仰庶使昆蚊蠢動俱離三塗法界

有情咸歸八正其銘有悠悠六趣擾擾四生等句尙可辨識

餘皆剝蝕不成字形然字體蒼老筆畫古硬洵爲近代不可  
多得

城東北二十里北鄉義村有漢大儒二戴碑代遠年湮風霜剝  
蝕字迹模糊莫可辨識惟中間一行云漢大儒大小戴故里碑  
村人爲之建坊以資保護云

# 簿尉劉公去思碑

元楊威

聖人稱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班馬之史傳循吏不傳能吏  
善教者孔子意謂循吏也善政者能吏也能與循皆吏也一得  
愛稱一得畏稱循之與能優劣分矣成安簿尉劉公有惠愛有  
才幹此之謂循全德之人歟公姓劉氏名仁字寬夫順德府平  
鄉縣人氏充刑公勾當官中書省聞其有廉名勾授左三部勾  
當官至元四年聖旨黜冗員而部符留公依擬勾當考滿授磁  
州成安縣簿尉蒞事三年任滿將赴選民戀戀不已投狀保舉  
留挽而不能得也僉曰吾縣不治久矣自公爲治屬官大和事  
不苟且民無橫役胥無貪暴前令孔公後令韓公公每議事溫

言悅色是則喜從之而役少有差則方便折准至于差役之分數系銀之多寡貧富之高下花戶由帖並無冒濫雖權在縣令而公之贊成者多矣自到任至任滿所增收交參避役者百餘戶亦助成令之一端也部河倉稅他縣到倉至有半月不得納者惟公與倉官較是非分曲直以溫顏辨折使斗斛平收受速無欺誑無橫費到便納軍民省濟此才幹之一端也行軍馬團結營寨之者權豪勢要之家羊馬牛畜損失田禾齒嗑桑棗公依國典施行所償者無怨言此不畏權豪之一端也自到任來晉盜逃秦有雖鼠竊隨緝隨獲此有權變之一端也部符催軍戶造納祥襖令委公監督他縣則就聚一處捶督噴喝晝夜不

得散公則不然約與期限使各遂便造納他縣未半而公所管者工已畢矣此誠著于人之一端也聖旨以蝗旱貧民食不足以倉餘糧借給貧民公與倉吏約曰此皆聖主恩民公等共承上意成一段好事迺驗實貧困者甲乙其名監視斗斛分毫無私貧困得濟此恤貧愛民之一端也本縣軍戶王玉被賊盜殺傷牛一隻公跟隨蹤跡至屯營去處其營東鄰廣平北鄰肥鄉所盜者牛數極多他縣視營若海無敢窺伺者公直入其營斬賊俱獲歡衆欲齊拏之公數之曰軍非民不食民非牛不耕今國禁私家有牛者不得宰殺殺牛者重罪之汝百戶一軍縱汝軍盜民牛而又殺之使民不得耕無以供軍食汝罪當與盜牛

者同酋聞之大恐懼乃使左右獲賊出營致之于法此能于尉職之一端也噫嘻惠而信以愛民威而勇以補盜可謂才力兩全恩威並行及其任滿而行也不期而會送者閩縣境千有餘至于截鐙留鞭涕泣不忍別公自安撫司勾當官名聞于省舉爲省勾當官考滿除成安縣簿尉公事上以忠任公以勤蒞事以敏折獄以平讐胥以嚴愛民以惠待令以和周旋奉上勤勤敏敏罔墜國典加之以手不釋卷非公之才之惠安能使民留挽去思之若是哉成安軍民紀公投下等實政逐琢石而紀之題其額曰去思舊縣志

邑侯許公墮淚碑

明汝陽趙遇

許公諱汝進字升之河南歸德睢州人正德辛酉魁薦經辛未以親老祿養就除鉅鹿令是時流賊弄兵郡邑騷動公多方保障民賴以安賑使侍郎王公巡撫都御使寧公並加獎賞謂其愛民不擾類漢循良吏直指王公謂公有剿劇才遂疏改成安鉅鹿民攀轅不及有從之寄闐闔閒者既下車兵火方熄水旱相仍十室九空饑殍在道公加意撫綏書天理陰隲四字于座右口口行之其自奉也衣敝而後更求食則粗糲不厭其口口也供給行厨事從減省出門趨從不過數人其口口躬先化導絃歌講藝肇授禮經如張潤身口口以口口者實多其救荒也開廩賑之煮粥瞻之全活無算流徙皆歸如張憲等相繼復

業者幾及百家其息訟也兩造具陳剖決無滯匪直面從且有  
革心向化之效其彌盜也有犯必獲有獲必罪羣盜聞聲遠避  
民間不外戶不閉之風其勸農也躬巡阡陌游惰者禁荒蕪者  
罪勤苦者褒獎其善開墾者徐責其科其編審也賦則有章程  
吏書無假借凡可裨民悉從其便自是鄰封疑獄多願質成旁  
邑差徭籍憑簡閱太行之左漳水之陽環千里內百姓呼曰神  
君長吏取爲型範當路方擬大用公爲海內造福乃直指錢公  
忌未郊迎遂註下考大計時遽罷吏議公從容哂曰昔孔子不  
得衛卿則曰有命孟子不遇魯侯則曰天也吾受人之中傷非  
天命耶于人乎何尤遂作自笑歌浩然而去一時士夫及民間

老幼遮道號呼公亦下馬各相視流涕久之方行皆曰許公得鉅鹿民心去後碑之吾儕沐公濺澤寧恝然乎昔襄陽人爲羊祐碑崑山名曰墮淚我公仁政何遜羊祐旣挽留不得盍亦彷彿襄人之爲乎因乞余言紀其實政鐫石儀門之左題其額曰墮淚碑君子之至于斯者得觀覽焉庶知襄陽之風于斥邱再見也故記之

舊縣志

邑侯桂公去思碑

邑人張潤身

成安當趙魏之衝風勁俗淳其人多質直尙義苟非深得其心而但塗其耳目能使愛而信之以至悠久而思慕不忘難矣桂公以嘉靖改元夏來牧茲土越明年擢南京刑部主政濱行之

日鄉民老幼莫不奔走悲號如失慈母留其烏肖其像未已也復請余文而刻之珉以志厥思公何以得此于成之民如是其速哉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好是懿德懷于有仁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以今而追論公之人品超卓學術精醇其爲政務從寬簡而不規規于法律其爲教必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先故治不期年而庶務咸修百姓安堵六曹惟坐嘯焉隣邑質成者無慮數百里一副咸服當道諸公數以古學古行有守有爲考上上彭繡衣入境迎而謂之曰美哉子之政也據含淚之言見召杜之恩情據逼民之論見晉陽之保障據流民復業千數百口要行分處使有固志見周人勞來還定安集

之古意天下有私皆若此彼持利斧斬長橋以慰斯民之望者  
當且束之高閣上矣噫公之賢能如此宜吾民之目觸時艱心  
繹德澤而不能已于思也如造冊之役抗輿馬折乾之索今也  
朕乎孰不思昔之樽節其財也策禦大盜罷民壯上府之操今  
也朕乎孰不思昔之愛養其力也荒而賑之疫而療之今也朕  
乎孰不思昔之周恤其生也賦役偏重思其均之者豪強肆志  
思其鋤之者馬數復增催科復擾刁風復作思其汰之息之者  
繫獄經旬則思囹圄之空虛怨女曠夫則思室家之完聚多門  
出政恩不若獨斷之爲公脫穎驕人恩不若歛華之可尙數者  
皆民之所弗能忘也或曰以公之賢良而子所稱者數事將數

事之外尙有未善者乎余曰不狀高厚不可繪而細微易以描  
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公之善固未可言也余特就民口  
碑所同載者書之耳其詳在諭俗編社學圖政事記諸書可考  
也公名萼字子實登進仕第別號見山安仁世家也先爲丹徒  
武康令今其三世云舊縣志

邑侯王公去思碑

太平朱子光

蓋聞令以親民爲職能親民者民亦親之以德樹風化行俗美  
若影之隨表響之應聲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謂此乎若  
九難王公近之矣公名鈴浙江黃岩人以制科出宰百里歷宜  
興將樂二縣俱有善政在人耳目迨起復補成安甫下車卽勤

民間俗政簡寬和嘗曰養民在豐財豐財在節用故其馭民也一操之以節勞然民便公指畫亦無不諭誠以應者時里役在官類以支應爲名寘歛下戶公洞其弊盡裁之斯民自此免無名之徵矣縣非通衢而使者每務取捷往來亦多絡繹公曰邯鄲置有郵傳成安已輸金協濟而取捷者猶舍彼趨此民力何以兩支遂申明監司阻絕其路小民迺有息肩之期矣覩學舍之傾圯也大加營繕俾師生之藏修游息得有所資洪鐘久廢也建樓懸虛而聲教四達士民悉愉快焉潘氏節婦也則旌其里陶盤孝子也則造其廬民之相視以勸者彬彬乎仁讓之俗矣越明年遷留都工曹郎啟行之日里巷扶老携幼攀轅臥轍

而送者不遠數十里皆曰候去矣吾將何依于是爭肩其輿且  
肩且泣數行下直若赤子之依慈母各不忍相離也時余亦郊  
錢公目睹其事歎曰必如是而後可以爲民父母也彼世之當  
官者類以察爲明多事矯矯之政以塗民耳自民亦未嘗不供  
命惟謹及去之日顧若罔聞有如今之戀戀弗舍者乎可見民  
心至愚而神君子豈第則父母之非誣也既別之明年李鴻臚  
棲鸞吳太學柂樊茂才景龍耆民張楫等懷公明德不能忘不  
遠千餘里祈余言用志去思余以疇昔其事悉公治蹟且頌揚  
徽猷又衷所樂輸也乃述其行事使歸而碑焉庶後之議從祀

者得有所考乎

舊縣志

重修廟學記

靈寶賀賁

成安儒學自創建以及修葺各有碑記貴養士重勞民也狀規制簡陋成化丙辰郡守秦公民悅縣令張公雲韓君溫柘而新之巍狀稱壯麗矣國子監丞林公大猷嘗紀其事嗣是而補塞者芟蕘焉弗論也戊辰冬予自留臺徒守茲郡時崑源王君以甲榜進仕爲邑令首崇教學政理維新邑人懽然愛戴越明年夏潦水大作郡中咸苦墊溺而邑學壞甚講習無所君愀然以修葺爲任遂捐俸金若干兩米麥若干石以倡僚衆主簿學官及鄉士夫義民各輸有差總四百餘金財用既裕乃鳩工募役督修則主簿王瑤而會計出納一錢無爽則封君蔡也自文廟

兩廡櫬星等門以及明倫堂齋廊號舍皆擴陋以宏易朽以堅  
葺歛以正飭以丹采煥然奪日計三月而告成俎豆崇嚴絃誦  
聿起且財出于勸輸費而不傷役取于招募勞而不怨于是王  
君齎狀請余記余謂典學育材守令責也邑有賢令守可籍以  
寡過余固于王君愛莫助之朕不能無言爲多士勗以廣作新  
之意夫邑趙地也古所謂慷慨悲歌節義激烈者今非其俗耶  
國家教養二百餘年乃茲邑以文献稱英賢輩出科第相望官  
遊者皆赫赫有聲故抗疏犯顏者忠也立身揚名者孝也秉憲  
觀風者節也宣猷禦侮者義也是皆風土之所產而教養之所  
成其勳業位望將有名當世而軼古先者在多士亦可以觀感

而興矣否則文藝以陋其習溫飽以卑其志豈作新者所望于  
二三子哉噫闕宮修而泮水頌言游宰而武城歌文翁守而蜀  
郡興古靈令而仙居化吾固知多士之必有成也謂非王君有  
大造于茲邑可乎異日觀士風以徵宦績則叨守茲郡者亦可  
借以寡過否耶因刊之序舍以爲多士勗王君名琢玉字文修  
崑源其別號也山東莘縣人登羅萬化榜進士政績循良未易  
指數修學其大端云蔡封君名紹先薦明經任長葛令以子可  
教可賢貴封戶部郎中倡義勸勞邑之陳太丘也宜併識之餘  
悉載于碑陰舊縣志

### 改建學宮記

會稽陶望

成安踵勝國舊爲學宮堂宇宏壯稱畿內而尊卑密疏之制或  
弗中倫成化迄隆慶繕除之役間舉未備仍訛因陋未嘗曠狀  
大易其故積歲弗治塗既漶滅棟題覆撓敗垣半立惟幕筵几  
壘洗登豆之屬弊壞逋亡咸弗中度廩延劉君令茲邑修謁庭  
廡下循覽歎息思剗革簡謬用嚴秩祀崇政教之原本爰謀博  
士生徒暨鄉先生僉日幸甚雖狀公財殫無以贍事明府仁恕  
縱舍金矢靡輸因改大役義不以獨煩公家請分植具貲于是  
蔡參知可賢任東廡蔡明府可行任啟聖祠國子生吳君維寧  
進士吳君維東任鄉賢祠餘乃屬令令捐金穀鳩工力以先之  
毗士響應萬曆三十年春二月告役于廟明年孟冬乃落成先

是啟聖祠在廟門東南隅不稱尊親推報之義而名宦鄉賢二  
祠列于門屏猥亵尤甚僉議更徒文廟後故有訓導宅於是改  
祠啟聖遷名宦鄉賢祠於戟門左右序而以故啟聖祠祠文昌  
名義順成灌獻以序故東西廡各十四楹損其三而度書藏  
器更衣點齋之所咸備焉繕新靚什器完好諸生安從善又  
以私財市銅鑄壘豆簠簋爲屬四百十有六于是衿佩之士瞻  
厥廟貌樂其成功之易也謁文以記之予惟成安古昔乾候地  
夫子作春秋詳其事于齊晉齊晉者諸侯之長聖人所欲托以  
行道者也竊怪當時車轍所適衛齊鄭宋陳蔡荆楚之郊屢矣  
晉大而邇魯未嘗一至蓋臨河而返洋洋乎有餘思焉豈其國

大俗寵上權謫師武臣未可告語耶狀仲尼既沒子夏居西河其人尊事之疑於夫子而子貢之徒段干木田子方嘗以其道爲諸侯師流風藉甚道術光顯未有盛於茲者則嚴師重道彬彬願化之美宜莫三晉若狀後知聖人之教蓋久而彌信也乾侯晉邑魯寓公居焉意其時習魯人聞魯事聖人神化之道稔於耳目宜必有聞而興起尤異於他邑者而今特不可考耳去聖人之居若斯之近徒以霸國餘俗習尙譌謬間嘗竊聞餘風而無以一辱其車轍雖或得之於沒世而失之於當身土壤之所役屬疆域之所附麗宜亦有幸不幸焉明興而成安列於畿輔地官卿敬敷之典大司樂咸韶之教朝布夕施蓋孔子之道

大明於昭代而成安與於首善士生於茲其亦甚幸也哉當嘉靖初前令桂文襄公以言禮親幸驟都顯要方是時正封號定禮樂嚴所以崇事先師之制悉洗前陋歸于至當文襄宜有助焉狀區區一鄉之校願有未遑而以需諸來者將時各有在與遠者施于四方憲於百世近之一邑而皆足以明因革之數崇殺之等有功於學官成安之多賢令也信矣哉劉君諱永脉字衍傳河南延津縣人教諭黃君河濤訓導秦君琛易君像皆協謀相力宜並書於石

舊縣志

重修鄉賢祠名記

邑人袁魁

成安在畿輔之南寔乾侯故墟迄今殆幾百年所粵稽從祀

學宮諸賢僅十五人焉噫難哉祠舊在儒學儀門外非制也邑侯廩延劉公乃謀之吳太學維寧進士維東移置戟門之右恢廓宏麗近聖居儼朕咫尺矣復采石以鐫名焉顧不偉與余於是而窺風之義矣善居者按圖式善御者循故轍以古法自宜遵也而賢之風世也殆猶是乎賢故不同自文學奮跡得君致顯樹名世不朽之業斯其最著者也若以俊傑自負動遵古昔輒挺拔儔伍者次之間有韋布水樸能植一節一義遠邇頌慕者又次之是皆得與祀典者也豈無義耶蓋鄉賢關一邑之文獻而籍以模範乎後生修美報核故實也它日諸士子目擊而指轉相評確某也賢而古某也賢而今某也顯某也微九原如

可作也吾誰與從編氓顧而咨歎曰大夫不皆文士也何獨賢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得無耻乎後裔仰而徘徊曰茲吾先人所以取重鄉評也吾不能嗣修令德得無貽先人辱乎自是後裔名賢者出不特表見里中褒昧樹績於朝宇或異邦必推所自曰茲鄉某賢裔乎慕德向風風且遠也又安可以一鄉限也或曰祠國制也由來久矣前此不風之乎人情久則玩玩則弛弛則風斯頽矣茲一新之正以新人耳目也耳目新心志胥從而新道化融洽治隆俗美不亦大我文獻之鄉耶記曰吾親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信夫斯風義也知風之自匪俟之烈乎又匪觀風君子所宜采擇而不遺者乎遂勒諸石而爲之記

舊縣志

重立知縣題名記

延津劉永脉

余自束髮受書卽知嚮往古循良吏每聞縣令行一惠政輒擊節稱羨行一苛政則振腕嗟嗟蓋民之一利一害一休一戚關於令最殷而令之一顰一笑一言一動通于民甚易故民尊令爲父母令視民若赤子顧名思義其夙夜兢兢不知當何如策勵此詎可嘗試漫爲傳舍其官而秦越其民哉成令之有題名蓋自嘉靖乙未前令謝公始迄今寥寥六七十年其姓氏里第顯晦升沈未盡臚列且字畫剥落難垂不朽及令不一搜羅登載將益至湮沒不可考何以昭淑慝而示勸懲也政暇因進諸父老子弟廣詞博訪曰前此成令之爲鸞爲鳳與如鷹如鶴者

幾茹櫟飲冰與封殖營私者幾執玉捧盈與蕩節踰閑者幾夙  
典夜寐與棲遲偃仰者幾釐弊剔蠹修廢舉墜與踵常襲故玩  
日愒歲者幾於是邑人色動或爲之首疾或頌不容口或無毀  
亦無譽或淒其涕數行下因而請入祠春秋俎豆者余迺喟然  
歎曰名何容易哉夫民斯民邑斯邑寄斯寄政效之淺深得失  
于人心者乃至大較若斯是可見澤長而名長仰瞻而愛敬生  
此不朽之名仁則榮也澤短而名亦長瞻而愛敬不生此不朽  
不仁則不榮也華袞斧鉞豈不胥壞懸哉朕而芳規覆轍碩人  
所自趨何如耳仲尼曰三人行必有我師余于斯重有感焉由  
是翻然而企凜然而慎于凡興利除害同休共戚重顰笑而慎

言動以求克勝父母之任者何可不爲之深思也遂援筆勒之

貞珉以垂民牧永鑒

舊縣志

改建帝廟記

蔡可教

是歲我敝邑劉令君蒞任之三年也政通人和四郊寧謐蓋令君勤恤民隱而興除其利害故事治民安其成功有如此者于斯時也迺蒐邑乘中郡神應祀者協士論順民情修葺其祠宇焉帝一祠又令君首崇而深念者也時有士人唐子若彝及壽官韓遇春咸樂於經紀其事規制湫隘者恢拓之基祉頽圯者增築之周垣汚堊者丹碧之撤舊更新屹然具瞻一邑且材不期于速集役不違乎農時而工迺造成矣于時令君爲之色喜

因介唐子問記于不佞不佞誼不得辭竊惟帝之爲神也主鎮  
北方故北方人多祀之所從來長遠矣予嘗問之長老諸人僉  
曰形家言我敝邑城趾中心隆狀四隅汙下用是產茲土者多  
負氣耻下人以故爲士者鮮有大樹立爲農及商賈者無所蓄  
貯一遇潦旱爲災富者拮据終歲僅能餬口貧者轉徙溝壑日  
不聊生此人事之不修耶抑亦神之弗佑耶吾儕小人不能窺  
測子大夫爲我解之予應之曰所謂 帝者聖不可知而體物  
不遺者也故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王下服先王垂訓俾人  
以禮事神俾神以正直聰明爲人造福神與人蓋交相助者也  
且令君爲天子命吏號曰神君勤民敬神固所有事民之頑者

教所不化刑所不悛狀一語及神惶朕驚悸若無所逃遁焉者是故神則監臨下土以虧盈益謙人則滌濯此心以悔過遷善卽令君與民亦且上下相安風俗漸歸仁厚豈非人神之交如五味相濟有助于教刑之所不及者乎長老皆曰聞子大夫之言昭狀若發蒙矣第令君初意欲築帝宮之址高與城齊且令形勢恢廓增爲儀門及左右翼室俾中土隆腴者猶俯焉在下庶與形家者言相符合狀尋以泮宮費多而止豈非我令君爲吾儕節省而有待于異日之作爲也乎哉狀據今日之落成業已巍腴煥腴足爲安神之府矣今將爲麗牲之石斲子一言以識歲月何如予曰狀遂記之

舊縣志

# 重立成安君祠記

劉永脉

成安君祠不知創自何許時歷世因之土人歲時致祀蓋以成安古趙地君爲趙將而此實其封爵云君之由封不可詳嘗披史遷列傳君始與張耳爲布衣交常受笞耳與樹下數語而悟其規模識趨卓狀宏遠矣迨與淮陰對壘井陘廢左車計輒自稱義兵不用詐謀竟以殞身儒者頗爲惜之方暴秦毒虐天下是時謀臣武士亦第塗戮生靈以邀成功又趙李良弑其君諸侯環視而不討臣民反面而事仇向微君倡義討之趙不頓亡哉後卽以膠柱害成迺其好生之仁尊主之義終有不可泯滅者况淮陰出奇猶爲高帝所忌原非匹也惡得以成敗論英

雄哉趙地古稱慷慨悲歌之俗曩時豪俠如武靈平原望諸藺  
相如諸君子今人每一念至輒有扼腕興慕者况生君之爵邑  
聞君之梗概有不懷仰者乎則其立廟奉祀永永無斁也固  
其所矣祠舊坐預備倉後成化十三年前令何君讓秦郡守秦  
公檄殫力重新之有江陰吳公啟記石在馬嘉靖二十年萬令  
文彩復移置圓照寺東前爲門屏中爲正祠後爲羣房蓋加壯  
麗迄今垂六十餘年正祠曾經補葺尙堪奉祀羣房已堙沒無  
存門屏浸成敗壁至斷碑偃伏草萊中半生苔蘚更殘缺不可  
讀矣卽宜及時鼎新緣改建文廟暨 帝城隍諸神祠財力俱  
詘工未易就姑爲新飭門垣重縣屬額復磬石付劖劖氏勒此

數語俟懷古君子得有所考而增飭焉是則余追崇前哲意也

舊縣志

### 創立僧會司記

劉永脉

明興重儒術以襄治道他如佛氏之教亦併存使不廢以故郡設綱會司分給印記擇其謹厚者令署其事與參闈屬蓋其定制也余叨令成安願懷補偏救敝志凡陰陽醫學業已相地興建至圓照寺亦稍加修葺有僧名勝根者曉宗旨善書法素爲衆所推舉會冊立覃恩遂援例授以冠裳裨掌記焉獨其司尙未有也詢及父老迺知初創寺時卽于後殿東南隅除官地一區有房三楹迨嘉靖乙卯僧真梅等募緣將原房高啟殿宇而

經籍貯焉西增對室五楹設門于中南北各建翼室三楹號曰  
經堂萬歷丙子鄉民張文卿捐金二百餘兩之鑄造接引銅佛  
一尊高丈二有奇安置藏經殿偉麗莊嚴輝煌耀目至甲午歲  
會正張世光樊秀齡等復醵金錢將經堂翼室重新之而以僧  
道箱董其役故規制雖仍舊貫而輪奐視昔有加余謂經堂既  
坐官地營成又出衆力卽公所也况復無礙于藏經乎故外扁  
曰僧會司內扁曰禪林秉鐸因進勝根示以立司之由復諭以  
掌司之義自是司教有人覺衆有地不爲諸僧得所依而約束  
且其一縣之中而寺宇羅列印司互具俾與陰陽道會並無遺  
缺于曩日補偏救敝之意亦庶幾其大備矣因豎石記之用識

歲月若司宇年深漸就傾圮則有後之賢牧長在

舊縣志

儒學教諭晉州韓先生去思碑

邑人吳維東

今之博士率皤皤黃髮視芹官猶菟裘也爲之弟子員者亦贅疣視之于其去也釀金一醺挈榼一餞袂纔分而姓名已茫昧矣獨吾邑韓博士之去諸弟子員若有不能爲情之甚者于是伐石爲碑徵余文以志厥恩余曰余固覺韓先生之異亦何感之神也僉曰諸生事先生年餘不知其異也第覺莊生所稱虛往實歸怒適而廢返者于先生有焉先生去諸生數月諸生眞恤焉若有忘也若無與樂是泮水也是何人者也子大夫其定先生之品垂之不朽以慰諸生之懸懸余曰先生儒者姑無他

稱而不聞孟氏之論柳下乎不辭小官必以其道遺佚不怨朕後可以寬鄙敦薄爲百世師今先生望儼卽溫資深取逢居狀大受之器而浮沉氈鐸可謂辭小官乎意所不可臨以上官之勢不能奪不可謂不以道也年餘博士輒擯王門誰爲此禍人知其冤先生曰命也其如命何怨耶非耶余至鄙簿每對先生便有水流雲在意覺天地之大而出門之無有礙也祖先生于西郊見與某氏之子由由握別無異乎昔又未嘗不笑怒龍之爲淺矣誓與先生共守此以直之訓也先生眞無愧于柳下乎諸友旣親炙之惡能已于去思哉嗟乎人情之僞至今已極何武之恩不俟夫弛肩之日羊祜之淚偏墮于炙手之時去思

一事遂成笑柄余雖不敏向嘗羞撰其文獨于韓先生則惟恐  
其文不自己出也先生諱守讓字撫之號純齋

舊縣志

邑侯馬公去思碑

邯鄲郭佳鎮

成安去我邯鄲五十里阡陌相連煙雲相合邑侯德政無不悉  
知天啟癸亥之夏成侯馬轉北地郡丞成之士民願借寇焉勢  
不能留越明年甲子思之愈甚相卒以圖永其思者樹碑縣門  
外爲士民常目在之于是妻弟李莘係成庠諸生因徵余記之  
按侯名珍號聘吾爲代人自柱史公下四受天寵書未消香者  
二百年餘候登萬歷己酉鄉榜以學行聞光明磊磊文采炳如  
比知成安耻爲俗吏眞心實意一本諸大公至正之行成有書

院而無舉行侯新之拔邑庠弟子之季而考課焉酉戌兩榜需  
次聯飛者五侯之振作人文土風不變邑中無處不聞咿唔聲  
至如輕徭簿賦緩征便民市井草莽有同愛慕漳爲成害已久  
癸亥夏汎濫入城侯親率夫役日夜修理護堤庶乎城不爲沼  
民免魚鼈日用止取蔬菜不以奢侈攘民衙役不輕差遣恐以  
需索害民而行戶不損一本之撫約斤斤不敢外尺寸且夫役  
馬匹之屬斯民苦之俟不忍濫用且請之當道而加增其廩潤  
仁者哉其他種種善政卽連篇累牘終難爲罄當道多所量重  
以才優經濟器之嗚呼成邑多名牧如寇忠愍桂文襄千百年  
下民德之赫如前日侯出其後規模豐采足繼其美侯在成邑

三載有餘今去一年所矣民指書院聞讀書聲者必重曰新侯之民當徭賦之入必重曰俟緩之胡以得此于民如是哉民不難使之畏惟得其愛者爲難蓋愛者思之所出也思出于愛愛根于仁侯其仁者歟民何思之深也余嘗以文贈侯知侯之悉是以爲民之志其思舊縣志

### 重修關帝廟記

陳廷謨

帝之廟滿天下匪獨成安也卽成安之修帝廟亦時見于境內又匪獨東關也彼關人士縱竭土木金碧之費終何酬神聖涓埃乃僉謀而勒諸石不似過乎非也狀其中亦自有說聞居關者云昔年辛未秋七月突有流寇數百人怒馬控弦直薄城下

維時城門堅閉關民骨血坐胞兒吻未幾乃囁指南遁嗣有人  
自掠回者備述其噴噴當曰臨城惟事遙見一偉丈夫赤頰長  
鬚綠袍大刀挺立東門外勢莫敢犯遂擁衆去關民以是德之  
故興茲役客曰信耶誕耶廷謨悚聽未竟起而喟然曰信也非  
誕也天地間皆理也理之所在皆氣也試俯仰日月山河種種  
法象誰非元氣充周所以運行不息變化日新奇奇恠恠總歸  
于平平常常是故苟爲氣之所有便不爲理之所無况人秉天  
地之全賦元氣之粹帝又萃其全而援其粹者乎嘗遐想炎焰  
將熄綱常殆盡此乾坤何等時也帝久伏畝畝中鱗編三絕涵  
養閑深作用愈大知治統匪異人任慨然有撥亂反正之思繼

往開來之意潛聞昭烈足以有爲目屬漢正系遂傾心刎頸以  
兄弟之交敦君臣之義偶舉其指日喻心秉燭明志諸大義大  
節俱詣極聖域其生也固至大至剛之氣也其死也亦常剛常  
大之氣也到于今方將合日月山川光明流峙而神功聖德顯  
庇此一關民致使關民亟亟鳴報正如日精月萃山青水綠偶  
爲發蒙者觀臨輒不禁驚奇叱咤而不知此法象之生成綿亘  
古今布濩宇宙亦甚平矣常矣雖狀六合一隅之推千古一時  
之積安見一關不足以見六合一時關民之心不足以見千古  
不死之心也此又理之可信者耳

舊縣志

廣安縣志

卷之三

七

# 清貢生錫九遂公墓表

公諱範字錫九姓遂氏成安人也祖諱納父諱宗佃自鄉賢公諱韜以來世爲邑之望族公性恬靜淡於榮利爲學務實踐治家嚴戶庭內外必整潔事親孝先意承志孺慕終身親歿哀毀葬如禮四方觀者多取則化於鄉幼穎異稍長知刻苦溽暑祁寒讀不輟弱冠補諸生因親老棄舉業操家政位不副德時論惜之葬親後絕意仕進以琴書松菊自娛慕陶靖節之爲人精鑒藏所收書畫甲畿南賞鑒家多推許持身謹嚴足不履市居第距縣署僅數武一生不通干謁尤爲人所難能公生於嘉慶戊寅十二月六日辰時卒於光緒辛巳九月十七日酉時春秋

六十有四元配任繼配趙又繼錢繼劉繼李趙劉尤識大體守  
遺業理諸務一以公爲法當時稱賢淑焉子一女一女適徐村  
李氏子良峯李氏出受業於余有父風蓋公之貽謀遠故流澤  
長也丁巳正月欲立石表墓以彰懿德求文於余余重違其請  
爰就所聞知者縷述之著於石俾景仰芳徽徵文考義者得悉  
公之素行或亦表幽闡微之一助云

民國五年 本邑歲貢耿介之撰文

廣平舉人楊蔭達書丹

王公祝三先生墓表

清例封奉政大夫晉封中憲大夫王公諱嵩壽字祝三先生邑

庠廩生也原隸山西洪洞縣籍由明洪武年間始祖榮字錦還遷居是邑王彭留村二世祖瑾歲進士歷任山東淄川直隸密雲兩邑知縣三世祖馴例授修職郎四世祖琦歲進士任河南尉氏縣教諭至十五世祖養魁字超衆邑庠生祖毓華字秀生邑庠生本生祖文華字燦章邑庠生父泰然字安舒本生父浩然字配義邑庠生先生仰承前烈思振家聲其所讀書處顏曰願學齋爲諸生時屢冠文場無奈時數限人秋闈卒不得志然立身制行實有大過人者年未弱冠卽以孝弟仁讓聞於鄉其事父母也先意承志終身不衰遇本生父母喪葬大事舉凡飾棺修墓祭祀豎碑等費悉與本門長兄各出其半仍如未嘗

出繼者此事求之晚近不少概見先生兄字長發雖各立門戶自成家業然兄友弟恭情誼極懇摯公立生意一所名其堂曰同心蓋取伯仲同心和氣致祥之義也每日聚首晨夕怡怡數十年如一日先生堂叔雨田公捐館時遺子鳳儀方四歲先生憫其孤無依六七歲時卽招至家中令與己子同業儒口爲講指爲畫歷久不倦俟其成立而後已又先生堂姪如盤字安于如璋字岱宗皆從先生讀先生循循善誘不遺餘力後皆先後入邑庠先生族叔澄清公仗義疎財待人常過於厚以致晚年家中落幾至無以謀生先生惻然傷之因與兄長發公公同商酌計日齎糧更送以養其老逮棄養後凡衣衾棺槨以及一切

送終儀節無不格外從優且先生揮霍好義醫術尤精見有顛連無告者無論識與不識皆竭力周濟又購京通省衛各樣丸散自製七釐散九分散鐵扇散生肌拔毒散諸藥雖遠方人昏夜求之無不立時給與卽費錢甚多不恤也由是每年全活幾至不可勝數又見義勇爲勞瘁不辭歷辦本縣公益各事必以實惠及民爲先務直隸布政使任公道鎔知之有素佩服良深特送匾額一方題曰惠周井里鄉人感恩者衆本擬生前送匾以誌景仰之誠先生極力阻之事遂中止先生仙逝後鄉人感戴不已重伸前說先生哲嗣煥章與弟懷沂不忍再拒闔鄉遂公製一匾謹書德孚桑梓以紀其實是豈諸公之阿其所好蓋

德澤入人之深故沒世仍不能忘也夫德成者名立實大者聲  
宏公以孝弟仁讓見稱於世就其生平所爲歷歷考之無不確  
有可據然後知先生之得名非偶然也矧先生幼年家業中衰  
艱苦萬狀幾有不克自存之勢乃深明大義不讓古人自奉雖  
極儉樸而敦宗睦族與夫救困扶危之事無論如何爲難必竭  
力經營不留餘地其至性至情誠有超出尋常萬萬者嗚呼以  
先生之德器才華卓犖當代使得際會風雲必將利澤及天下  
乃遭時不偶生平學業謹見於一鄉一邑間未免所施不廣而  
有利器徒抱之憾雖然達而在上恩及當世窮而在下道寄此  
身求古之今聖賢中懷經濟而不遇如先生者正復不少可勝

歎哉公娶周氏同邑文生啟蒙公孫女國子監太學生正甫公女文生俊儒公胞妹例封宜人晉封恭人懿範徽音足爲女式子四人長邑庠增生如金字式之過繼胞伯肇基公爲嗣次未名童年早逝次廩貢生如綸字煥章孝友性成學問淵博次廩貢生如曾五品頂戴字懷沂諸孫六人一名翰卿邑庠生直隸法政專門畢業曾執行律師職務一名翰文邑庠生法政專門校外畢業過繼堂伯式之公爲嗣一名翰彬法政專門校外畢業一名翰元河北大學法學士北平訓政學院經徵班畢業曾任山西注音字母委員平漢路第一火車貨捐局局長一名先舟北平民國大學法學士中央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畢業曾

任安徽運漕榷運局代理局長漢口特別市政府財政局及社會局科員江蘇邳縣中學訓育主任等職山東考取縣長一名務盡北平民國大學法學士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軍官研究班畢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軍第三十師政治訓練部少校組織科科長兼宣傳科科長河南省黨部幹事等職語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今觀先生後裔子孫振振世濟其美英才濟濟遜駿有聲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然而正未有艾也介與先生鄉相距僅數里每有疑義常就正以求解先生輒窮源竟委析縷分條剖別惟恐不盡約計一歲之中承教不下五六次又與煥章同硯席與懷沂訂交遊此往彼來朝

夕共話故於先生素行知之最居多數今者援筆記載惟舉先生嘉言懿行昭昭在人耳目者就其事而直書之使孝弟仁讓之風垂諸久遠百世之下聞者莫不嚮慕則有裨於世道人心者誠非淺鮮也先生生于道光十年正月二十日卒于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民國五年世晚耿介之撰并書

清勅封承德郎警心李公墓

余牧歸州之初年成安王君喆堂介余堂叔少潛父通書招余曰吾鄉李先生富而好施厚德君子也今沒二十年鄉之人過其墓者未嘗不欷歔下涕也吾鄉故瘠土貧乏者多居之自先

生出而鄉之貧民衣者衣焉食者食焉未嘗失所也婚者婚焉葬者葬焉未嘗廢禮也耕者耕焉耨者耨焉未嘗曠業也咸豐七年歲饑先生出資賑之人千錢全活甚衆而餒者忘其餒焉同治二年寇警蠭于鄉人集資起寨不足先生出數千緡助之寨賴以成而危者忘其危焉寇之至也四方避亂者老弱男婦襍鄉人嗷嗷寨中先生或周之粟或食之粥而困者忘其困焉先生行善垂四十年貸於人者以鉅萬計償者力不給則塗其券歸之或揉其券焚之而負者並忘其貧焉先生之德如是鄉之人弗敢譖謀爲文以襍於世子盍代爲之余自有知識每見一二耆老鄉間善行必先縷指先生先曾王母趙太夫人及仲

王父刑部府君之喪先生兩赴吊余家見先生恂恂焉貌溫而語和同時會葬者先後皆千人咸耳目屬先生識先生者道先生之善津津然若身受其德其不識者聞先生之名又悵悵焉恨不與同閭里也先生冢子婦爲余堂姑幼字也長于歸寧余家縫紉餘暇輒爲余道先生軼事光緒甲午余以庶常改縣令明年之官湖北道出於先生旁里次於逆旅門臨市往來者湊焉主人指謂余曰彼棟宇巍然者善人李先生家富而好施鄉之耗其賴者不可勝數也道旁一人進曰主人之言信某伯某仲先生所助之室家也今兒女成行矣某壘某邱先生所恤之棺衾也今墓木拱把矣一人應聲前曰君言非他人某某吾比

鄰也某某吾姻姪某某吾交游也皆信有之抑某肆某工某廛某商皆受資本於先生者汝胡不之及固忘之耶又有數人儳於旁曰豈惟姻舊哉或曰吾祖若父被之矣或曰吾伯叔姑姊妹被焉或曰吾身及妻孥皆被焉言未卒一農夫婦携女抱子來前指其子曰若父非先生授之田不生活矣又指其女曰若襍祫襦袴皆先生賜也吾父母死得先生助之葬吾忘其痛目先生死吾如失怙恃也有叟一人龐眉皓首自外來問焉衆語之故叟負杖歎曰汝等言何隘皆各道所知耳吾壯歲時及見先生救災恤貧遠近保室家全性命者無慮數千人孰審其里居而詳其姓字焉微特吾與若不知先生亦不知也汝等言何

隘也逆旅主人復言曰叟曰是也因指其寨垣曰余曰是義哉  
者疇昔之歲而不成吾之鄉老弱男女暴骨原野者不知凡幾  
矣今得安居樂業聚族於斯者孰不先生賴也衆譴聲曰信然  
哉信然哉以余平昔所聞質之王君來書其言若符節之合遂  
叙列之郵致於家復介余堂叔歸之王君俾謀諸其鄉人勒諸  
石而標之先生之阡先生諱銘字警心勅授承德郎國學生生  
於道光十一年卒於光緒十六年春秋六十有一妻韓氏張氏  
皆有賢行能補成先生之義舉其先生后母系具公子振湘等  
自爲記中故不着

永年武延緒撰

採訪冊

清敕封承德郎國學生李公諱銘字警心安人韓太君張太君之墓

嘗聞曹娥因親而捐軀木蘭爲親而從軍此皆女流節孝著於當時芳名流於後世者竊念及此未嘗不景仰於無窮也相自離裏以來我父母劬勞之恩勿待言矣卽旣嫁之後日累月贈不憚馳驅之煩夏葛冬裘絕無毫末之吝且也置良田營華屋器具飲食難以枚舉惟望家門昌盛後嗣繁衍使妾享棄渝之福以誇耀於一時誠能若斯應不負我二人之心哉孰知門衰祚薄妾夫壯年不幸早世孤子嬰孩相繼而歿旣無兒女之歡又無子媳之奉零丁孤苦形影相吊每一念及黯然神傷古人

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信然信猶幸二弟勤儉治家有道群姪俊秀才學可卜財田似陶朱粟紅貫朽子孫猶汾陽男聰女秀千金之積螽斯之慶振振繩繩雖曰人事豈非我父母積德行善多端有以培養於其先者哉卽椎牛祭墓不如雞黍之逮親存而刻石成文亦足發妾之苦衷而已雲山蒼蒼白水泱泱父母之德山高水長臨邑王匯川撰採訪冊

### 清邑庠武生化南李公墓表

公諱振湘字化南姓李氏李徐村人也生而孝友雖在少年性近老成讀書十餘年知大義轉而習武一試入邑庠方期時習騎射再獲雋於鄉會試不幸家君謝世主政無人遂棄舉子業

而以克家爲務自來生長素封耽安逸尙浮華一旦自專不知若何侈靡公乃恂恂自守衣則黜華崇樸食則寧儉勿奢霄旰勞形無稍懈年逾不惑恒產倍見增益居家尙嚴肅子姪輩一戾其前靡不惕惕寤畏與外人交則內介而外和以故宗族鄉黨莫不愛之敬之生平講公德樂施與因修府志捐貲郡太守吳賜急公好義匾額因施莊地充公本邑明府高賜贊襄公益匾額元配武孺人清刑部主事道光庚子進士永年酌堂公女素嫻姆訓貞靜安和生子二長森奉政大夫同知銜討賊聯軍第六軍總司令部本部諮議次楹翰林院待詔彰德七屬警備司令部少校副官繼配李孺人太學生受益公女溫惠淑慎持

家有法生子四植梧果櫂均入校修業孫八光熹光煥光燦森  
出光玢楹出光煥光煜植出光勳光煃梧出繩繩蟄蟄慶衍螽  
斯振家聲增國瑞俱於是乎在享年四十有七卒於民國五年  
八月初三日因祖塋無窀穸地遲至十一年十月一日始葬於  
邢村東郊新塋森楹等曾從余學既葬後持狀至余室請表其  
墓余雖不文義不容辭爰舉素所知者綴以言而勒諸石以誌  
不忘云爾民國十三年通家弟耿介之撰文採訪

### 清增廣生王公式之墓表

公諱如金字式之姓王氏世居成安縣西鄉王彭留村清故廩  
膳生祝三先生長男也因公胞伯銘三先生無子經戚族會議

立公爲嗣公生而穎異年稍長讀書日數千言不數載羣經歷  
史俱成誦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仍奮志攻苦不稍輟科歲試屢  
列前茅奈廩缺未開謹補增廣生厥後文筆高超饒有奇氣邑  
侯名進士楊公簡齋廣文名孝廉王公憩菴均深加賞識謂取  
青紫如拾芥乃時數限人秋闈竟不獲售且不幸早逝得年與  
復聖顏子等惜哉公純孝性成凡事曲體親心故誦讀餘閒仍  
不忘操持家務意在學業日進家業日增而後可以博堂上歡  
此其心力交瘁有非外人所得知者至對於兄弟亦復怡然和  
悅常與堂兄安于公晰夕聚談研究經史子集修齊治平之要  
顏其齋曰同德堂蓋取互相切磋道合志同之意也其與胞弟

煥章懷沂二公尤屬親愛一衣一食未嘗自私卽公書院月課所得膏獎除市甘旨奉雙親外亦必分而爲三及兩弟稍長教之誨之娓娓不倦厥後煥章懷沂均以優等食餼且於辛卯癸巳鄉試分膺鶚薦皆公之力也又念一本九族咸屬同氣公再從堂叔鳳儀公幼年失怙教導無人公授以四子六經親爲講解數年如一日又公族叔永年公家道中落餉口無資公因立生意一處延爲號中執事所有薪水特別從厚自此仰事俯畜無凍餒憂推而至於親友困苦顛連概難漠視若但分之以財所及亦恐無幾公則量其才授以事或盡力於田園或勞形於市肆務令自食其力各得謀生之路以爲久遠計卽有材能不

給必有待於賙卹者亦必量力以資助更有勢等燃眉需財刻不容緩公卽囊橐無餘或且轉爲稱貸以濟其急而親友感公之義亦多如期以償不使重爲公累是則於人有益於己亦無大損所謂惠而不費者公則得之且生平愛人以德人或有過靡不極力相規聞者不察心焉惡之不覺色然怒之及事後深思始知無言不疾實無言非藥往往轉怒而爲喜非至誠感人何克至此公處邑之西偏去城市頗遠鄉人偶有疾作醫藥恒不易購而在無力之家尤形艱窘公乃配合七釐散鐵扇散生肌拔毒散等藥並於京津藥肆中擇其丸散膏丹最有效力者均預購於平時以待鄉鄰不時之需親族友朋求之固無弗與

卽素不識面昏夜來求亦必酌其需用多寡如願以償此其樂  
善好施直從至性中來而非沽名釣譽者比公元配薛孺人孝  
恭溫惠持家有法繼配宋孺人賦性淳良四德兼備撫嗣子如  
已出飲食寒暖隨時留意女一適永年城內邑庠生李公名寶  
賢男一未成丁從親族議以煥章公長男邑庠生名翰文承繼  
孫鴻志幼讀公生於咸豐 年 月 日 時卒於光緒年

月 日 時

民國十六年愚弟耿介之撰文

採訪冊

清貢生體仁遜公墓表

民國十三年二月初吉世講述湘以其父狀來乞余表墓余雖

不文然縹交有素重違其意爰舉夙所知者濡毫述之按狀遂君諱良峯字體仁成安城內人生性至孝年七歲喪母含殮畢見棺不甚美泣曰吾母卽用此乎伏地哀號泥首垢面久不起家人捉而給之曰姑勿爾他年歸窀穸再加以櫞則優美且耐久於是啼漸息次年俾就傳師授課把卷高歌必成誦而後已每飯後不待家人促自知入校越二年又失怙哀毀絕食無異成人家祭時跪獻一如禮朞月後親友處通弔賀必須親往讀書時間不能無少缺然勤學性成正務外不敢一息荒年十八應童子試縣府皆列前茅旋入泮後復貢成均性喜靜治一室小如舟名畫法書分懸四壁並置圖於左置史於右行列整齊

極盡幽雅致掃地焚香晏然默坐幾如入世外桃源生平所著惟布衣紈綺非所好也然樂施與親族中婚葬未舉必解囊資助使成禮老幼孤寡糊口無資有時給以升斗使免於餒至乞丐到門求則與之某年饑索食者倍於常時此往彼來絡繹不絕竟令門者挹注疲於奔走乃閉外戶約十分鐘始啟共數乞丐若干各給錢文使去戶復閉再啟亦如之一日之間啟閉不下數十次雖曰小惠未徧貧者得此不無小補又常購修身治家養生益壽以及懲淫記過等書分送同人其好行其德類如此曾祖諱彌祖諱宗佃父諱範娶張氏肥鄉太學生廷良公女繼娶黃氏本邑恩貢生金誥公女陰教久聆素知大義于歸後

襄理家政井井有條而且儉以奉已寬以待人實與公有同志  
子二長名湘次名浦孫一名玉田湘出公卒於民國九年三月  
二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七謹就一生略述梗概俾勒諸貞珉用  
以昭垂後世云

民國十八年河北考取縣長耿采章撰文

採訪冊

清例贈孺人劉母李孺人暨姪媳楊孺人再姪媳張孺人孝義  
碑記

劉氏先塋向宅本村南郊後子姓蕃衍窀穸滋多再築佳城幾  
無餘地與先塋接壤有地十三畝許係本族殿臣公恒產殿臣  
公德配李氏長子書田娶鄭氏納裴氏次子力田娶李氏又納

李氏力田公乏嗣書田公子一諱松林清貢生以一子秉祧初娶霍氏繼娶喬氏又娶例贈孺人楊氏孫一諱景清娶例贈孺人張氏曾孫一諱鐸娶李現主家政者惟力田公遷室李孺人及姪媳楊孺人再姪媳張孺人一日李孺人謂姪媳再姪媳曰昔聞姑嫜有言吾家有田十三畝與祖塋毗連將來族人葬埋無地可將此地施與合族姪媳再姪媳同聲應曰先人有言敢不從命民國九年冬族長清泉公家長清儒公邀同至戚李梅喬立德楊敬心張林李文謨及友誼郭合焦鳳山請於李孺人等言府上有地十三畝許適站塋前合族願以價購增益先塋局勢李孺人及楊孺人張孺人卽時應之曰此事先人曾有遺

言今日族中果需此地情願施與不取值也再三強之終無受  
值意清泉公得此消息遂與人言曰不忘先人言孝也甘作公  
益事義也無以酬之可乎李文謨起而言曰以鄙人愚見贈以  
孝義同欽匾額何如族長家長以及族中名三元名桂名煥名  
存如名廷蘭又如懷義懷珍懷玉誠一炳玉泰壽等均極口贊  
成曰可於是議乃定竊議巾幘中有此義舉無以誌之潛德幽  
光久將湮沒於是濡毫縷述勒石紀事以期垂諸久遠

民國二十年邑人耿介之撰文

採訪